

任岩松中学那些事儿

■郑明理

今年是任岩松中学建校四十周年，最近学校领导联系我，说正在筹建校史馆，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当年的史料和物件，同时邀请我写篇文章，说说任岩松中学的一些事儿。我欣然答应。

任岩松中学是1984年竣工开始面向瑞安全县招生的，我于1986年8月分配到任岩松中学，在那里工作了8年，人生最青春的8年时间。我翻出了当年发表在《瑞安报》和《温州日报》上有关任岩松中学的几篇文章。回想这8年，往事依依。

—

旅法华侨任岩松先生捐资办学，曾感动无数人，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温州兴起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潮。他被誉为“浙南的陈嘉庚”。瑞安籍著名作家黄宗英题词相赠：“情似瓯江水，心比岩上松。”

任老先生曾多次回国视察学校，关心学校的发展，并设立奖学金教基金，奖励师生。1993年6月3日，在鲜花的簇簇下，他又一次步入任岩松中学，耳闻目睹学校的长足进步后，高兴地说：“这全靠师生的努力，全靠政府的支持。”他感谢园丁们的辛勤耕耘：“我只是生了个孩子，你们是娘娘，孩子养大养好都要靠大家了。”他结合自己一生的经历，对学生谆谆教诲：“要勤力吃苦，本领学起来是自己的，别人拿你不去。”生动的比喻、语重心长的嘱托，令人动容！陪同视察的瑞安市领导李金寿、张女珍都表示，不管碰到什么困难，瑞安市政府一定会重点关心、重点扶植任老创办的这所学校。后来我们把任老先生的这次学校之行写成文章《虹映翠微》发表在1993年7月1日《瑞安报》创刊号上。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丽岙镇农村还比较贫穷落后，于是大批青壮年纷纷外出“淘金”，留下的多是老年人。1994年



1990年任岩松回国在欢迎大会上讲话
《我的中国心》（管陶 摄）



1984年任岩松中学落成典礼（管陶 摄）

5月12日《瑞安报》刊登我采写的纪实文章《团旗志愿者为你添光彩》，报道任岩松中学1994届毕业生廖洪飞、黄益辉等志愿者为丽岙镇杨宅村和任宅村4位五保户开展长达一年多的献爱心活动。这几位老人，有体弱多病、生活不便的，有中年丧妻、家境贫寒的，有独自一人、生活无着的。志愿者从挑水、洗衣服、拉电线、种瓜果到施肥、除虫、倒尿桶，他们不嫌脏、不怕累，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考虑到。他们经常到老人家里拉家常，还每月定时给老人们生活费，不仅在物质上予以照顾，而且在精神上也关心老人。志愿者给老人带来温暖，同时也带来了笑声。

谈起任岩松中学的这群学生，老人们赞不绝口：他们比自己的儿孙还要亲，真是世上难找的好青年。

是的，当年任岩松中学的学生将学习雷锋当作自觉行为，当作道德准则，学习雷锋蔚然成风，志愿者到处在行动，温暖着很多人。

三

担任班主任，经常组织各类活动，经常家访，与学生打成一片。那时候带学生外出活动审批比较方便，所以常组织集体外出活动。还记得：早上天没亮就出发，乘船去温州江心屿春游；还记得：带上锅碗瓢盆，骑车去仙岩野炊；还记得：步行两小时攀登丽岙最高峰芙蓉尖，在山巅召开班会……

最难忘的是1990年深秋那次攀登芙蓉尖之行。期中考过后，发现少数班干部出现了疲软状态，我觉得有必要打气了，于是想到将他们带到大自然中放松心情，陶冶性情，就有了那个星期天的登山、包饺子、野炊。置身于大自然美景之中，阵阵秋风轻轻吹来，吃着饺子，晒着太阳，结合登山，大家感悟到一个人的毅力很重要，一个集体的团结很重要。便一起列举现状，分析原因，

提出对策，达成共识，对开展班级下阶段工作充满了信心。

秋风里登高，在山巅召开班会，这在我的班主任生涯中属首次。我将这次活动写成《高山班委会》，参加“90年代·人生第一次”征文，并刊登在《温州日报》上。

我当了两届班主任，很荣幸被评为1991年度瑞安市优秀班主任和温州市优秀班主任，受到表彰。

四

我将一套保存了三十多年的油印刊物《繁星》赠给校史馆，这是1987年繁星文学社成立之后创办的刊物，是学生文学社团成长的见证，也是那个青葱岁月的见证。回忆这段美好的经历，我于2018年写了《〈繁星〉记忆》发表在《瑞安日报》上。

当年，成立学生文学社，办一本刊物，影响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是语文老师特别喜欢做的事。

我们语文教研组除了成立繁星文学社，创办《繁星》刊物外，还成立影评组，隔三岔五组织组员到丽岙电影院和瑞安电影院免费观看比较有意义的影片，然后撰写影评，刊出学校影评集，推荐优秀的影评发表在《瑞安电影》和《温州电影》上。

我还与温志光、孙正宽等老师一起，组织学生创作和演出课本剧。记得有一次我们改编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选拔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认真排练，后来在林昌横电影院隆重上演，很受欢迎。

当年语文组的教研活动非常丰富，我们将指导学生获奖的奖金作为教研组的活动经费，搞了一些沙龙活动。我们常到范春黛老师家聚餐，难忘范老师的爱人金老师热情掌勺招待我们。

任岩松中学值得回忆的往事很多：一个人，一所学校，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种传承！任岩松先生和他捐资创办的一所学校，衍生出了很多的故事……

《平凡人生》序

■谢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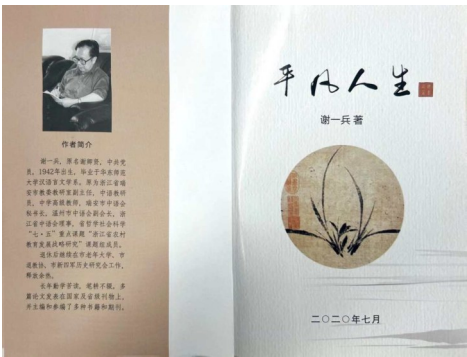
庚子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着中华大地。正月开始，全国形势愈来愈紧，政府不得已宣布所有人员居家隔离，自此与父母已有些时间没有见面了。

几日前，父亲和母亲相伴来到我的居所。甚是惊喜。憨厚的父亲拿着一本黑皮的笔记本，说写了一个人生的小记，让我给看看。神情言语间竟有些孩童的羞涩。接来一看，厚厚的一本笔记本，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父亲还是那么认真，无论做什么事。小记名叫平凡人生，初稿写于2014年，至今年修改定稿。父亲将她分为苦难童年、求学之路等十个章节。细细数来，竟然已有6年，看来父亲为写书一事，也是多方斟酌，才下决心。

父亲的人生，从我记事起，大约是在城关一中教学的时候开始。那时候父亲总是穿着蓝色中山装，一支钢笔插在上衣的左口袋里，回家总是忙忙碌碌，备课做笔记，还要刻蜡纸出试卷。父亲对学生极好，总有一些学生会经常来我家，逗我们玩，带我和哥哥去看电视，至今我都还记得那几个学生的名字，孙庆弟、陈瑞敏、陈佐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能到别人家看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便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如今，电视机越来越好，屏幕越来越大，电视剧也是五花八门，节目繁多，但却始终没有了儿时的味道。记忆中的《排球女将》《姿三四郎》，虽说已经忘记了其中的故事，但那振奋人心的歌曲旋律却时常在脑海里回荡。

父亲调到市教研室工作的时候，总是听课听课听课，下乡下乡下乡，回家经常很晚，母亲对此颇有微词却也无可奈何。他对待工作极为认真，喜欢看书做笔记。那时候我家就住在城关一中宿舍，也就是林庆云宅（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大约30平米的房间，除了家里的床、椅子、衣柜等等，就是密密麻麻、工工整整摆放着的书和他所作的笔记，哪本书、哪本笔记在哪里清清楚楚。以至于我家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就问父亲。以后几经搬家，但是书永远是他的“陪嫁品”。直到去年，因担心一些比较珍贵的书放在家里会损坏，他才找了他的学生博物馆馆长陈钦益，将线装本《毛诗注疏》《通志》《续通志》等书捐赠给博物馆，也算了却了他“书痴”的一个心愿。

父亲不大善于交际，但对待朋友极为真诚，与他相交都会觉得放心。对前来请教的年轻老师，他总是真诚相待，倾囊相授，可谓亦师亦友。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隔三岔五总有几个老师会来我家，父亲总会到大沙堤的菜市场，去买猪耳朵、麻油鸭之类的好菜回来，母亲则会热情邀请他们吃饭，说是菜都买好啦，一定要留下吃饭。对于我们而言，则是开心得要命，终于可以趁机改善一下伙食啦。父亲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饴。如今他以心相交的挚友如张益、季嘉友、蔡继武、陈长开、林候滔、徐然叔叔等，均



是多年好友，虽然不是日日见面，但确是但凡有事就可以相帮相商之人。

父亲性格温和，爱家如命。他忙于工作，家中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忙于操持，每当母亲发牢骚，父亲总是笑脸相迎，一副内疚的样子，母亲瞬间心软。但凡有空，父亲就抓紧干活，挑水、买煤球、买米、洗碗刷盘子。仍记得小时候买米，是要到米店的。父亲就挑着扁担，我则拿着米袋子，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面。听着那白花花的米“唰”的一声，从柜头的漏斗滑落到米袋子里，那个感觉超级好。而后，父亲麻利地扎好口子，扁担两头一套，就挑着担子往家赶。看着扁担一上一下，感觉老爸特有力。现在想来，父亲年少就干农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我这代人所最缺乏的。父亲因教研需要，经常出差，不管多么匆忙，每次回来，会带点小礼物，记忆中的崂山石头、上海的大白兔奶糖等等，都让我和哥哥兴奋不已，而且父亲总是分好两份，分给我们哥俩。母亲总是说要一碗水端平。以至于我和哥哥总盼着父亲能够经常出差，出差之后又盼着他尽快回家。等我和哥哥长大后，读大学、成家、立业，父亲终于不用那么操心了，但时不时会和母亲来我们家走走，看看孙子孙女，问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嘱咐我们要好好注意身体。话虽不多，分量很重。

父亲不事张扬，低调平和。在教研室工作18年退休后，就参与了一些协会工作，父亲说自己不愿意太忙，凡事讲个度。在协会工作，一来可以充实自己，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二来相对自由，可以经常去看望一下老母亲；三呢有空闲可以带带孙子孙女。所以，父亲会经常在协会回来的路上绕绕菜市场，买些菜给祖母送去，没事聊聊天，陪陪她老人家，让祖母唠叨唠叨。后来，祖母以96岁高龄离开，我想与父亲的悉心照顾与陪伴不无关系。而我们的子女也在祖父母的关爱中快乐成长。

岁月如水，静静流淌，不经意间，父亲也即将步入耄耋之年，还好父亲与母亲携手相伴50多年，相濡以沫，相互照顾，除了偶有痛风发作，其他还好。作为子女，除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外，更感谢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的对人做事，对工作对家庭，对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将是我们最可阅读的一本书。

在此，唯祝父母健康长寿。

桂花，秋的知音

■叶孙林

秋天，若要选一种最具季节代表的花卉，那桂花当仁不让该属首推之列了。每年，在这个时候，往往不经意间，在街区一角或公园一隅，不知不觉就能闻到阵阵芬芳，无需分辨就知其为桂香了。同时也知道真正的秋天到来了。

在南方，无论是城市或乡村，桂花已成了最平常的生态绿植。而古时，桂花是被视为珍品、仙树的。因桂谐音“贵”，寓意富贵，就成了世人争相追求的东西，往往也是权贵富家庭院的标配。《红楼梦》中夏金桂家种了几十顷桂花，专供皇家的花卉、盆景，可见当时上流社会对桂花的珍爱程度。而今，桂花不再是稀罕物，普通百姓院落都可拥有了。

我国是一个喜爱桂花的国度。早在《山海经》中就有“招摇之山多桂、皋涂之山多桂木”等文献记载；屈原《九章》里多次提及如“桂酒、桂浆、桂舟、桂棹”等文字。更不必说其后历代数不胜数的咏桂诗文了。也许古人歌咏的桂是广义上的，不一定全为今天所说的木樨属桂花，但在名或形或某些特征有相近相通之处时，就不必纠结此桂彼桂了，也无碍大体了。

省城杭州自古多桂花。唐代诗人宋之问游览杭州时，就惊叹其奇香无比，写下《灵隐寺》歌咏：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于是就有了桂花为“天香”的雅称。白居易更是认为只有桂花和钱塘潮最能代表杭州甚至是江南的美：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南宋大文豪张铉，归隐于临安南湖时，甚

至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桂隐”，在院子里栽种了桂花树，标榜了自身具有像桂花一样馨香、耿直、高洁的秉性，并常聚一拨同好的文士一起秉烛夜游、诗文酬唱等雅集活动，留下了诸多时代特色鲜明且影响后世的诗词文章巨著。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去杭州办事，恰逢桂花盛开的时节，行走在新城一带，阳光下闪光的花团和氤氲着浓郁芳香的气息深深地震撼了我。有如此盛大的规模和悠久的历史，所以杭州人选她为市花就不足为奇了。也难怪金桂中有一品种叫杭州黄呢。我想，若把杭州美誉为桂城也不为过呢。

桂花因异于百花，盛开于秋季，她没有华丽的姿色，但芳香醉人，又深居于山壑丛林，绿叶经冬不凋，这就给人们赋予一种君子之德的意象。于是，文人雅士就用以抒怀、明志。因此爱桂、赏桂、养桂、品桂、咏桂就是理所当然了。

当然，文人雅士行止固然高雅。吾辈凡夫也只能做凡俗之事，仅凭感官感受了。但不管怎样，桂花是令我振奋的！不是因为其种类繁多，如丹桂、金桂或银桂等橙红、金黄、雪白的不同色彩冲击了视觉，而是那散发着浓郁又幽香、清淡又悠长的醉人的香，似陈年佳酿醇厚、柔和、耐人寻味却又难以言状。它不仅刺激了我的鼻腔，而且直入心脾，拨动着我的中枢神经。

我曾趋步桂树下，仰首紧贴桂花，使劲地闻着气味，张大嘴巴口鼻共用做过深呼吸，桂香依然是那种清新的、深沉的、悠远的香，没有浓烈到叫人腻烦的感

觉。所以就更爱接近桂花了，每年秋天都要去看看、闻闻。有时也摘几朵小花瓣放在上衣口袋，带着“天香”，带着好心情工作。

只是有一年，中秋节已早过去并有些时日，就是未见桂花的影子。在我晨盼暮望中，仍无信息。后来在新闻上看到只因是个暖秋，天气迟迟不见转凉，全国多地闷热一片，鲜有桂花开放的。原来桂花是要真正入秋了，才“上岗”的。也就是气温需到达入秋的标准了才可以，且昼夜温差要达到10度以上才会顺利开花。现代科学对入秋的界定也是按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的数据来判定的。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怪不得在那个名义上的节令已来临，可实际气候条件相去甚远的时节，桂花姗姗来迟呢。

我想，桂花是最懂秋天的。别的秋花，一到节候，无论冷暖阴晴，大都慌不择日地争相开放，它们是多么随意。唯有桂花真本色，是矜持的、有原则的、守约的。

单单这一特性，桂花就已经出类拔萃了。同时也激起了我对她的无限崇敬。更不用说寓意着美好、吉祥、友谊、贞洁、收获、高洁、崇高和荣誉等等意象背后的特质了。

忽然想起兰花花中的春兰或蕙兰等品种，在冬天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春化（气温近5摄氏度休眠一个月左右）过程，来年就会影响它的开品或香味。也许桂花跟兰花有相似的脾性，在人们心中也就有了独特的个性品质。

也正因具此特质，桂花就成了真正的秋的信使，秋的伴侣，秋的知音。



总想把红得发紫推出枝头
相信迟早会有成熟的一天
心怀希冀，昼夜执著
收接雨露，感恩上苍厚赐
向下扎根，吸取大地精华
以圆润光滑来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祈求与渴望

你挂垂的每个姿态
抚慰我内心的动荡与不安
在贫瘠的山坎与溪流边
闪烁着决定信仰的灯火
画出生命的平仄与成熟

谁说夜色凝重
谁说白昼空虚
与湖岭的红柿子凝视一阵子
体内澎湃着滚烫的血液
心里仿佛添加些许温暖
生活的失意，瞬间得到鼓励

一切的消极与人生的灰色
被一盏盏圆滚滚的丰润所赤化
在不知自省的人面前
生活的空虚和寂寞
被一大片红透的柿子所驱赶
在枝头，它们显露出相同的微笑
我珍视这一次
无言的交流与对望